

睡虎地秦简《日书》占卜用语习惯与规律分析

吴小强

摘要：出土于1975年的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是目前体系最完整、学术价值最高、年代最古远的民间占卜手册，其卜辞使用习惯与规律具有显著的春秋战国时代特征。按照其内容价值判断标准，《日书》占卜用语可以区分为三大类型，即肯定性用语、否定性用语、中性用语，其中每个类型又可划分为不同种类的用语习惯。将《日书》占卜用语规律与同出之睡虎地秦简其他篇章相比较，可看出《日书》自身的某些特殊用语规律；将《日书》用语与时代相近之郭店楚简、稍远之张家山汉简比较，则可发现先秦至两汉简牍用语的显著特征。

关键词：秦简日书；肯定性用语；否定性用语；中性用语

中图分类号：K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4-0082-05

占卜是一种古老的宗教活动，占卜者所使用的语言具有程式化、简约化、多义化特点，以配合祭司通鬼神活动，满足人们的宗教需求。占卜用语，也被称为卜辞。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久远的卜辞，当为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卜辞。由于甲骨文的宗教特点，使得卜辞几乎等同于甲骨文。周文王推演《周易》，创造了更为精致、更为系统的卜测文字，即《周易》卦象文字。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第11号秦墓中发掘出1155枚竹简，其中约三分之一数量的竹简为《日书》。^①《日书》是根据四季时日推测人生社会吉凶祸福的专门手册，为当时日者所用。从考古资料看，《日书》曾广泛流行于战国至两汉社会。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各地陆续发掘整理出各类简牍《日书》，其中保存比较完整、学术价值较高的，除睡虎地秦简《日书》外，尚有湖北江陵九店楚墓竹简《日书》^②、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秦墓竹

简《日书》^③、湖北随州孔家坡西汉墓竹简《日书》等。^④放马滩秦简《日书》释文资料至今未能全部公布，九店楚简《日书》残缺较多，惟有睡虎地秦简《日书》和孔家坡汉简《日书》是迄今所见最为完整的两部《日书》，分别代表了秦代和西汉《日书》的基本面貌。从内容上看，后者显然继承了前者的主要体系。因此，本文的分析仍以睡虎地秦简《日书》作为主要对象，以九店楚简《日书》、孔家坡汉简《日书》作比较参照。

一、肯定性用语

大凡宗教占卜用语，一般由三大类型所构成，即肯定性用语、否定性用语、中性用语。肯定性用语，即使用肯定性的占卜语言语气，多数用以表述吉利的卜测结果。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常见的肯定性用语，可归纳为以下数种。

（一）“可以”、“可”

例如，《秦除》：

“建日，良日也。可以为啬夫，可以祠。……可以入人、始寇（冠）、乘车。”

“盈日，可以筑闲牢，可以产，可以筑宫室、为啬夫。”

“平日，可以取妻、入人、起事。”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本文所引《日书》简文，均出自该书《日书》释文部分。

②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收稿日期：2009-07-1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9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古道照颜色——先秦两汉古籍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作者简介：吴小强（1960-），陕西人，广州大学档案馆馆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战国秦汉社会史、出土竹简等。

③见《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秦汉简牍研究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④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定日，可以臧（藏），为官府、室祠。”

“危日，可以责摯（执）、攻穀（击）。”

“成日，可以谋事、起口、兴大事。”

“收日，可以入人民、马牛、禾粟、入室、取妻及它物。”

“闭日，可以劈决池，入臣徒、马牛、它生（牲）。”

《星》：“亢，祠、为门、行，吉。可入货。”

“牵牛，可祠及行，吉。”

“东井，……可以为土事。”

“舆鬼，……可以送鬼。”

“【柳】百事吉，……可以寇（冠），可以请谒，可田躡（猎）。 ”

“【軫】……可入货。”

“可”为允许、同意、无害之意。“以”为系词。马建忠《马氏文通》认为：“‘以’介字也，而用法有二：一司名字者，二司散动字者。”“其司名字者，先于所系动字者常也，而为义不一。‘以’字以言所用者。”^①从《日书》文例看，“可”与“可以”用法十分相近，均用于表示吉利事情。孔家坡汉简《日书》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用语相类似。例如：

“建日，可为大嗇夫、冠带、乘车……可以祷祠，利朝不利暮，可以入人。”

“除日，……可以毁除，可以饮乐（药）。 ”

“盈日，可以筑闲牢、筑宫室、入六畜，为嗇【夫】。”

“执日，……可以逐盗。”

“破日，可以伐木、坏垣、毁器。”

“收日，可以入人、马牛、畜产、禾稼，可以入室、取妻。”

“闭日，可以入马牛、畜生（牲）、禾粟，居室、取妻、入奴婢、破隄（堤）。 ”

（二）“利以”、“利”

“利”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利以”即做某事有利之意。《孟子·梁惠王上》：“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在《周易》中常见“利”的使用，例如：《易经》“乾”卦：“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坤”卦：“用六：利永贞。”《日书》常见“利以”“利”的用法。例如，睡虎地秦简《日书》首篇《除》：

“交日，利以实事。”

“害日，利以除凶癘（厉）、兑（说）不羊（详）。 ”

“阳日，利以家室。”

“达日，利以行师（师）、出正（征）、见人。”

“【外】阳日，利以达野外。”

“外阴日，利以祭祀。”

“决光日，利以登高、饮食、躡（猎）四方野外。”

“秀日，利以起大事。”

《九店楚简》亦有许多“利以”的用法。例如《楚建除》（二）：

“凡坪日，利（利）（以）祭祀、和人民、誼事。”

“凡城日，大吉，利（利）（以）结言、取（娶）妻、家（嫁）子、内（入）人、城（成）言。”

《楚建除》（三）列出十二地支对应的吉利日期，均以“利以”来表述吉利事项：以下仅举二例：

“晨（辰）、巳、午、未、申、栖（酉）、戌、亥、子、丑、寅、卯，是胃（谓）交日，利（利）

（以）申床（户）秀（牖）、（凿）茱（井），行水事，吉。”

“巳、午、未、申、栖（酉）、戌、亥、子、丑、寅、卯、晨（辰），是胃（谓）口日，利（利）

（以）（解）兑（凶）、叙（除）不羊（祥），利（利）（以）祭门、（行）、叙（除）疾。”

《楚建除》（四）列出的“成日”内容更加丰富：

“凡城（成）日，利（利）（以）取（娶）妻、家（嫁）女、完（冠），利（利）（以）城（成）事，利（利）（以）内（入）邦（中），

利（利）（以）内（纳）室，利（利）（以）内（纳）田邑，利（利）（以）内（入）人民，

利（利）。凡吉日，利（利）（以）祭祀、祷（祠）。凡不吉日，利（利）（以）见王公与贵人，利（利）（以）取货于人之所。”

（三）“吉”“大吉”

“吉”是十分常用的卜测用语，在殷墟卜辞、《周易》中都能看到“吉”字的使用。例如，《合集》13925正反：“丁酉卜，旁贞妇好有受生。王占曰：吉，其有受生。”^②《易经》“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坤”卦：“六五：黄裳，元吉。”

睡简《日书》甲种有多种“吉”的用法。兹列举如下：

《除》：“交日……凿井，吉。以祭门、行、行水，吉。”

“阴日……祭祀、家（嫁）子、取（娶）妇、

^①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62页。

^②转引自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58页。

入材，大吉。”

“达日……以祭，上下皆吉。生子，男吉，女必出于邦。”

《稷辰》：“生子，吉。”

“阴，……以祠祀、饮食、哥（歌）乐，吉。”

《衣》：“鼠襄户，见之，入月一日二日吉，三日不吉，四日五日吉，六日不吉，七日八日吉，九日恐。廿二日廿三日吉，廿五日廿六日吉，廿八日廿九日吉。”

《玄戈》篇则以秦人《颛顼历》为准，从十月开始，止于九月，分别列出二十八个星宿在每个月的大吉、少吉。例如：“十二月……奎、娄大吉，东井、舆鬼少吉。”“正月……危、营室大吉，毕、此（觜）少吉。”“二月……须女、虚大吉，胃、参少吉。”

《星》列举二十八星宿所司吉凶事宜，例如：“角，利祠及行，吉。”“亢，祠、为门、行，吉。”“抵（氐），祠及行、出入货，吉。”“斗，利祠及行贾、贾市，吉。”“胃，利入禾粟及为困仓，吉。”

（四）“良日”

睡简《日书》按照日者占卜的需要，设立“良日”“忌日”。甲种《病》篇中有“祠父母良日”“祠行良日”“人良日”“马良日”“牛良日”“羊良日”“猪良日”“犬良日”“鸡良日”“市良日”“金钱良日”“蚕良日”等。《日书》还设有“禾良日”“困良日”等。乙种除了照搬甲种的马、牛、羊、猪、犬、鸡六畜有良日之外，《木日》篇设有“木良日”。《秦除》：“建日，良日也，可以为嗇夫，可以祠，利枣（早）不利莫（暮）。可以入人、始寇（冠）、乘车。有为也，吉。”

（五）以叙事表吉利

睡简《日书》对吉利事物的卜测之辞，更多地采取叙事的方法，直接言明吉利的具体内容。例如，甲种《除》：“决光日，……居有食，行有得。以生子，男女必美。”《星》：“心，……生子，人爱之。”“奎……以取（娶）妻，女子爱而口臭。生子，为吏。”“娄……以取（娶）妻，男子爱。”

关于“女子爱而口臭”，笔者曾将“臭”的字义解读为“香”。^①王子今先生则认为应读如本字，按“口臭”之字面意义来解，并举《吴越春秋》卷7《越王勾践入臣外传》“越王从尝粪恶之后，遂病口臭。”《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载“郑袖言恶臭而新人剽”，《艺文类聚》卷17引应邵《汉官》：

“侍中刁存，年老口臭，帝赐鸡舌香，令含之。”^②以佐其论。笔者以为睡简《日书》“女子爱而口臭”之“臭”仍应当作香气来解读。

“臭”，在先秦指气体、气味、气息。许慎《说文解字》：“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也。从犬、自。”段玉裁注：“走臭犹言逐气。犬能行路迹前犬之所至，于其气知之也。故其字从犬、自。自者，鼻也，引申假借为凡气息芳臭之称。”阮元《经籍纂诂》将“臭”首先解为“气也”，“古人皆谓气为臭也。”其次解为香气，《荀子·王霸篇》：“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王先谦《荀子集解》：“臭，气也，凡气香亦谓之臭。《礼记》曰‘佩容臭’。綦，极也。”《荀子·正名篇》：“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臭异。”王先谦《荀子集解》：“奇臭，众臭之异者。气之应鼻者为臭，故香亦谓之臭。”《孟子·尽心下》：“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

从上引材料看，“臭”字本义指气味，可引申为“香”与“臭”两义。分析《日书》简文“女子爱而口臭”，其“臭”字当读如香。因为前文讲丈夫娶妻，女子疼爱新郎，口中散发芬香之气，解为香气则上下文意顺畅，如解为臭气，则文意断裂，前后抵牾。从现实生活体验看，年轻女性的口腔一般都是清香湿润，不会有口臭之疾。中老年人由于生理机体的衰退，无论男女，均易口中生异味，干涩口臭。王子今先生所引证之例，均为中老年男子患口臭之疾，并无年轻女子口臭之例。

二、否定性用语

在《日书》的占卜词语中，否定性用语占了多数。与肯定性用语相对应，否定性用语亦可分为五类。

（一）“不可”“不可以”“毋可以”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除》：“凡不可用者，秋三月辰、冬三月未、春三月戌、夏三月亥口。”

《秦除》：“除日……不可以执。”“挚（执）日，不可以行。以亡，必（挚）而入公而止。”“破（破）日，毋可以有为也。”“禾忌日……不可种之及初获、出入之。辛卯，不可以初获禾。”

《稷辰》：“秀……不可复（覆）室盖屋。”

“危阳……不可杀，不可取（娶）妇、家（嫁）女，不可见人。”

“敷……不可取（娶）妇、家（嫁）女、出入

^①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64页、66页。

^②王子今《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0-171页。

货及生（牲），不可临官、饮食、乐、祠祀。”

《星》篇也分别举出二十八星宿所司不吉利之事项。例如：

“心，不可祠及行，凶。”

“尾，百事凶……不可取（娶）妻。”

“箕，不可祠，百事凶。”

“营室……不可为室及入之。”

“东辟（壁），不可行，百事凶。”

“七星，百事凶……不可出女。”

《畜》篇：“四废日，不可以为室、覆屋。”

《土忌》篇：“凡入月七日及夏丑、秋辰、冬未、春戌，不可坏垣、起之，必有死者。”

（二）“毋”“毋以”

黄珊先生据银雀山汉简“无”“無”“毋”三字混用情况，认为秦汉时期用字任意性较强。^①从秦简《日书》的行文规律看，“毋”“毋以”的用法相对固定，

睡简《日书》甲种《畜》篇：

“春三月，毋起东乡（向）室。”

“夏三月，毋起南乡（向）室。”

但也有例外。例如：

“秋三月，毋起西乡（向）室。”

“冬三月，毋起北乡（向）室。”

《行》篇中出现“毋”“无”混用情况：“凡且有大行、远行若饮食、歌乐、聚畜生（牲）及夫妻同衣，毋以正月上旬午、二月上旬亥、三月上旬申、四月上旬丑、五月上旬戌、六月上旬卯、七月上旬子、八月上旬巳、九月上旬寅、十月上旬未、十一月上旬辰、十二月上旬酉。凡是日赤帝（帝）恒以开临下民而降其英（殃），不可具为百事，皆毋（无）所利。”

《毁弃》篇则统一使用“毋以”的用法：

“毋以子卜筮，害于上皇。”

毋以丑徐（除）门户，害于骄母。

毋以寅祭祀、凿井。

毋以卯沐浴，是谓血明，不可口井池。

毋[以]辰葬，必有重丧。

毋以巳寿（祷），反受其英（殃）。

毋以午出入臣妾、马[牛]，是胃（谓）并亡。

毋以未（未）斩大木，必有大英（殃）。

毋以申出入臣妾、马牛、货材（财），是胃（谓）

□□□

毋以酉台（始）寇（冠）、带剑，恐御矢兵。”

（三）“凶”“大凶”“致死”

在《日书》中，“凶”“大凶”与“吉”“大吉”相对应，“致死”则属“大凶”一类，词义更加明确、具体。甲种《星》篇用“百事凶”一词来概括不吉之日，如“虚，百事凶”等。《玄戈》篇依《颛顼历》，列出从十月开始到九月为止的各月当值星宿吉凶，均有“大凶”、“致死”等严重的否定性用语。例如：

“十月，心、危、营室大凶，心、尾致死。”

“十一月，斗、娄、虚大凶，角、房致死。”

“十二月，须女、斗、牵牛大凶，角、亢（亢）致死。”

“正月，营室、心大凶，张、翼致死。”

“二月，奎、氐（氏）、房大凶，七星致死。”

“三月，胃、角、亢（亢）大凶，东井、舆鬼致死。”

“四月，毕、张、翼大凶，毕、此（觜）嚙致死。”

“五月，东井、七星大凶，胃、参致死。”

“六月，柳、东井、舆鬼大凶，奎、娄致死。”

“七月，张、毕、此（觜）嚙大凶，危、营室致死。”

“八月，角、胃、参大凶，须女、虚致死。”

“九月，氐（氏）、奎、娄大凶，斗、牵牛致死。”

《毁弃》篇列出祭祀的禁忌之日，也有“大凶”的提示：“正月、五月、九月之丑，二月、六月、十月之戌，三月、七月、十一月之未，四月、八月、十二月之辰，勿以作事。大祠，以大生（牲）大凶，以小生（牲）小凶，以腊古，吉。”

《直（置）室》篇举出建筑屋宇、设置房门的吉凶，设置不当的话，会遭到凶险。“寡门，兴。兴毋（无）定处，凶。”“失行门，大凶。”“食过门，大凶，五岁弗更，其主瘠。”“曲门，前富后贫，五岁更，凶。”

（四）“忌”“不吉”“恐”“不祥”“大败”“困辱”

在《日书》卜辞的否定性用语中，使用“忌”字较为普遍。例如：

睡简《日书》甲种《秦除》：“禾忌日，稷龙寅，秣丑，稻亥，麦子，菽、荅卯，麻辰，葵癸、亥，各常口忌。”龙，意为禁忌。《淮南子·要略》：“操舍开塞，各有龙忌。”

《日书》为一些事物设置“良日”，必定同时规定其“忌日”，且后者往往多于前者。《病》篇：“人良日……其忌，丁巳、丁未、戊戌、戊辰、戊

^①黄珊《关于银雀山汉简“无”“無”“毋”从混用到分化的历史思考》，张显成主编《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二辑（第七届全国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暨简帛文献语言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第45-53页。

子，不利于出入人。男子龙庚寅，女子龙丁。”不仅人有忌日，《日书》甚至为六畜也设有忌日。例如：

“马良日……其忌，丙子、丙午、丙寅，丁巳、丁未、戊寅、戊戌、戊子、庚寅、辛卯。”

“牛良日……其忌，己丑、己未、己巳、己卯、戊寅、戊戌、戊子、己巳（此疑为简文重文）。戊午不可杀牛。”

“犬良日……其忌，己丑、己巳、己未、己卯、己巳（此疑为重文）、戊子、戊寅、戊戌。”

“鸡忌日，辛未、庚寅、辛巳，毋以出入鸡。”

《日书》的“不吉”用法与“吉”相对应，在简文中十分普遍，前文已有例证。甲种《吏》篇：

“壬申、癸酉，天以震高山，以取（娶）妻，不居，不吉。”与“不吉”词义相近的否定性用语还有“不祥”、“恐”等，例如甲种《除》篇：“□□□□□可名曰馘（击）日，……百不羊（祥）。”《衣》篇：“鼠褰户……六日不吉，……九日恐，……廿四日恐……廿七日恐。”

在词义上比“忌”“不吉”“不祥”“恐”的否定性意义更重的用语有“大凶”“大败”等。《日书》甲种《归行》篇：“凡春三月己丑不可东，夏三月戊辰不可南，秋三月己未不可西，冬三月戊戌不可北，百中大凶，二百里外必死。岁忌。”《吏》篇：“春三月季庚辛，夏三月季壬癸，秋三月季甲乙，冬三月季丙丁，此大败日，取（娶）妻，不终；盖屋，燔；行，傅；毋可有为，日冲。”

（五）以叙事方式讲不吉利之后果

《日书》卜辞的否定性用语习惯，更多的情况是以叙事方式直接指明事物的不吉利现象及后果，使人们知畏惧、明吉凶。这与《日书》与日者主要面对社会中下层民众有关。《日书》中以叙事方式讲吉凶的例证甚多。例如：

甲种《吏》篇“戊寅（与）亥是胃（谓）分离日，不可取（娶）妻；取（娶）妻，不终，死若弃。”

《梦》篇：“井居西南（意为方位），其君不瘥必穷。井居西北阡，必绝后。”“娶妇为小内，内居西南，妇不媚于君。内居西北，毋（无）子。”

睡简《日书》甲种《诘》篇则完全以叙述的形式表达否定性的意义，形同短篇故事，有人物，有情节，有结果。其内容讲述鬼蜮各种角色如何骚扰、攻击阳世生活的人们，以及如何防止、驱除鬼魅的伤害。其可视为清人小说《聊斋志异》鬼狐故事之源头。

例如：“一宅中毋（无）故而室人皆疫，或死或病，是棘鬼在焉。正立而狸（埋），其上旱则淳，水则乾。屈（掘）而去之，则止矣。”

又如：“鬼恒从人女，与居，曰：‘上帝子下游。’欲去，自浴以犬矢，馘（系）以苇，则死矣。”

“鬼恒胃（谓）人：‘鼠（予）我而女。’不可辞，是上神下取（娶）妻。馘（系）以苇，则死矣。弗御，五来，女子死矣。”

三、中性卜测用语

《日书》所使用的中性卜测词语，亦可称之为混合性用语。这类用语主要体现为吉凶参半、有福有祸，或前凶后吉，或前福后祸，失意与得意并存。在同一日期、同一时辰里，会出现不同的卜测结局。多数卜断吉凶的简文内容都是如此形式。以下仅以睡简《日书》甲种《星》、《生子》两篇及乙种《生》篇为例。

《星》篇：“角，利祠及行，吉。不可盖屋。取（娶）妻，妻妒。生子，为【吏】。”

“牴（氏），祠及行、出入货，吉。取（娶）妻，妻贫；生子，巧。”

“心，不可祠及行，凶。可以行水。取（娶）妻，妻悍；生子，人爱之。”

“箕，不可祠，百事凶。取（娶）妻，妻多舌。生子，贫富半。”

“须女，祠、贾市、取（娶）妻，吉。生子，三月死，不死毋晨。”

“营室，利祠。不可为室及入之。以取（娶）妻，妻不宁。生子，为大吏。”

“此（觜）嚆，百事凶。可以敷（微）人攻仇。生子，为正。”

“参，百事吉。取（娶）妻，吉。唯生子不吉。”

“舆鬼，祠及行，吉。以生子，瘥。可以送鬼。”

“翼，利行。不可臧（藏）。以祠，必有火起。取（娶）妻，必弃。生子，男为见（覿），[女]为巫。”

甲种《生子》篇在许多情况下对生育孩子的预测都是福祸相依、吉凶相杂的。例如：“甲午生子，武有力，少孤。”“丙午生子，耆（嗜）酉（酒）而疾，后富。”“庚戌生子，武而贫。”“癸丑生子，好水，少疾，必为吏。”《日书》乙种《生》篇与甲种相类似：例如：“乙未生，少疾，后富。”

（责任编辑：闫丽）